

魏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崔琰

孔融妻圭

許攸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劒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
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
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
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
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
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
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
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
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
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

幅裂一袁兄弟親羣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鄴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爲丞相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

璵之兄女嬀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謂曰桓妻衣緇衣死遷中尉璵聲

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璵清忠高亮雅識

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摠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璵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

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

笑訓希世浮僞謂璵爲失所舉璵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

乎會當有變時璵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璵此書傲世怨謗者太

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璵爲徒隸使人視之

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璵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

賜璵死魏略曰人得璵書以褻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璵宿不平者遙見璵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璵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

所白璵者又復白之云璵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璵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璵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璵平安公忿然

曰崔璵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璵璵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始璵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璵謂

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峙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也朗以爲不

然而璵每秉此論璵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璵常曰此所謂大器晚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璵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

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璵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璵

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

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

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

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

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

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陽張儉

以中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

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

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

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瑋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

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木以殯葬之郡人號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

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爲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

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

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國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羅網羅其自理

甚疏粗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寇令上

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兩辯小才信爲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衆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爲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爲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啗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二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奕碁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官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爲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甌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餓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鄙亂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爲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爲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奕碁

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

知言之

傷理 南陽許攸

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

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爲謀乃亡詣太祖紹被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

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

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攸之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

見誅

魏略曰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太祖

出游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爲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

爲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日子伯少有猛志嘗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

千匹騎著後耳簪輩笑之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

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

曹公遂爲所用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

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

公曰大善遂進兵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日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

超等子伯功爲多曹公常歎日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

授日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

誅魚豢日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

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 而琰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冤

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

之世語曰琰兄孫諒字士文以簡素稱仕晉爲

尚書大鴻臚荀綽冀州記云諒卽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

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

發業幾墜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

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任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贏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食之絮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旣死玠內不悅後有白

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子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眞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二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劒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哭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

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誣訴可以不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示見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

辟爲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爲丞相長史鎮撫西京

西京稱其威信轉爲雍州刺史復還爲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

爲動魏書曰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

爲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

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旣建爲尚

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

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

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

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

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
爲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爲郎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

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爲容儀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
帝佳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丸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

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魏
書

曰漢末闕宜用事夔從父衡爲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
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

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蕲陽蕲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

彼郡人欲脅令說蕲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於我哉遂遁匿潯山術知夔終不爲已用乃止術從

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

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

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

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

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

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

古之造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俊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

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縻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桎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出爲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出爲城父令

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爲鄴令夔爲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守郡濱山

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旣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承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

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旣建拜尚書僕射

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傳吳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

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首僞敗

文帝爲大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

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

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

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文帝踐阼

封咸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

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

千寶晉紀曰

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爲官婢以贖女命會使主簿程咸爲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襲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爲尚書爲司馬越所殺傳子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頴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顗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顗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顗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爲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顗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顗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人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顗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顗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顗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立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顗反疏簡

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顯顯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顯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傳文帝踐阼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爲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

晉諸公贊曰顯曾孫喬字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爲尚書吏部

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

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規太祖身

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

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輅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輅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啟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創輅在陣戰亡紹却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姦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響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

建

勛丞相掾

魏書曰勛清白高節知名於世

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

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志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卽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

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
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
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
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
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
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
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
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卞鼠同穴太尉鍾繇
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毘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
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旣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
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
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
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